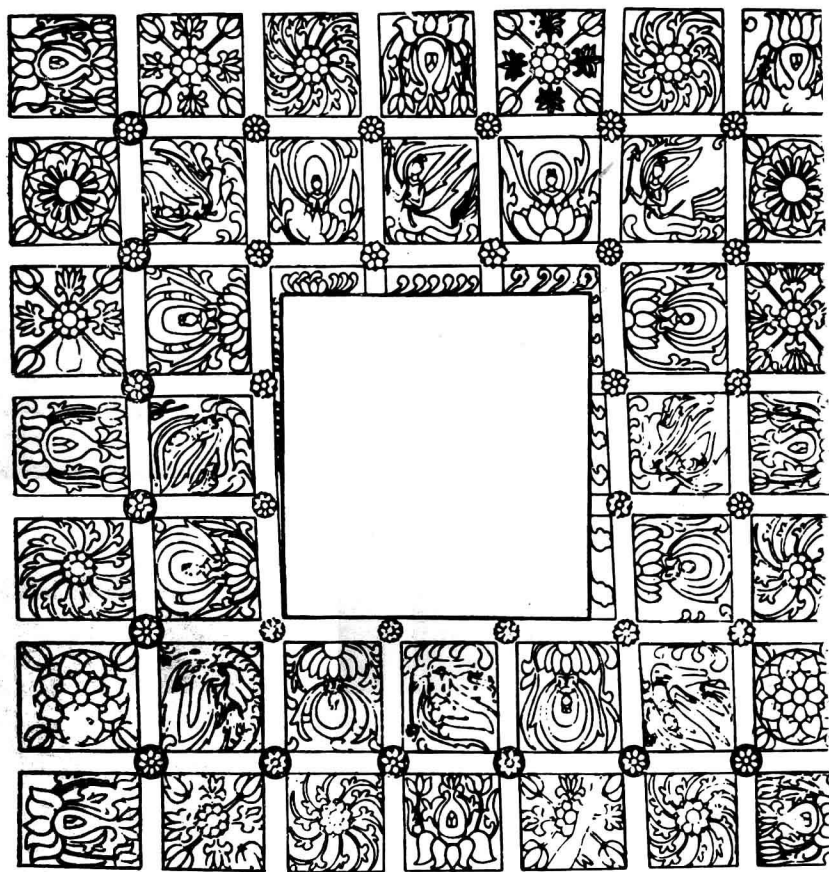


論新化文國中
篇會社

民吾與土吾



民吾與士吾



篇會社

論新化文國中

71.11.0559

63001-7

中國文化新論 社會篇

吾土與吾民

總主編

劉

本冊主編

杜

發行人

王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正必

勝成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

電話：七六〇一六—二三一七

郵撥：一〇〇五五九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第二次印行

定價：平裝本二〇〇元
精裝本二五〇元

中國文化新論 序

王惕吾

「中國文化是什麼？」這是現在一般人常常提出的一個問題，也是社會上常常討論的一個問題。

無論是倡導文化復興、推行文化建設、促進社會的現代化、或培養下一代中國人的民族文化意識和情操，都與對中國文化全面的認識和了解，有著密切

而重要的關係。

雖然我們生活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中，文化與生命原是不可分的一體，但八千年來先民筭路藍縷，創造傳承而形成的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富麗多采，加以歷代典籍繁多，一般人總難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尤其對於大眾而言，我們更缺乏一部適宜的認識中國文化的現代讀物。

這一部「中國文化新論」叢書就是爲了彌補這項缺憾而編撰。近百位學有專精的年輕學者接受邀請，分就根源、學術、思想、制度、社會、經濟、

文學、藝術、科技、宗教禮俗等方面，以深入淺出的文筆，客觀系統的探討，呈現中國文化永大永久的內涵，希望能藉此起始，提供一部豐富新穎、流暢可讀的中國文化史叢書。「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可以用來說明這部〔中國文化新論〕編撰的歷程。

聯合報創刊已屆三十周年，本於「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義，成立了「文化基金會」；〔中國文化新論〕即由「文化基金會」支助出版，正是爲宏揚我國文化、參與文化建設提供的一份貢獻。

〔中國文化新論〕編輯委員會

總主編：劉岱

編輯委員：杜正勝、林慶彰、林載爵、邢義田、洪萬生、郭繼生、黃俊傑、劉石吉、劉增貴、蔡英俊、鄭欽仁、藍吉富。

助理編輯：方清河、沈松僑。

撰述人：丁敏、王文進、王孝廉、王明珂、王明蓀、王國良、王霜媚、王鎮華、王耀庭、方清河、石守謙、朱惠良、朱鴻、江淑玲、何啓民、何湘妃、吳克、吳炎塗、

吳璧雍、呂正惠、呂興昌、宋淑萍、杜正勝、李今芸、
李弘祺、李孝悌、李東華、李豐楙、周雲錦、林載爵、
林慶彰、林聰舜、林麗月、邢義田、徐秉愉、孫鐵剛、
高明士、洪安全、洪萬生、洪德先、耿立羣、張火慶、
張永堂、張哲郎、張榮芳、張瑞德、張端穗、曹淑娟、
梁庚堯、莊吉發、郭繼生、陳良佐、陳芳英、陳芳妹、
陳郁夫、陳國棟、陳勝崑、陳弱水、陳慈玉、陳進傳、
陳擎光、曾昭旭、黃克武、黃沛榮、黃俊傑、黃寬重、
黃耀能、楊宿珍、楊惠南、葛紹歐、魯經邦、劉石吉、
劉君燦、劉良佑、劉昭民、劉紀曜、劉超驛、劉增貴、
蔡明田、蔡玫芬、蔡英文、蔡英俊、蔡學海、鄧淑蘋、
鄭欽仁、盧建榮、賴瑛瑛、戴晉新、顏娟英、藍吉富、
龔鵬程。

目錄

導言·····	杜正勝	一
編戶齊民——傳統的家族與家庭·····	杜正勝	七
鼎食之家——世家大族·····	何啓民	三七
書生議論——士人與士風·····	孫鐵剛	六九
正位於內——傳統社會的婦女·····	徐秉愉	一四二
鄉遂遺規——村社的結構·····	張哲郎	一八九
從塢堡到山水寨——地方自衛武力·····	黃寬重	二三七
四海之內皆兄弟——歷代的秘密社會·····	莊吉發	二六一

導言

杜正勝

中國社會發展前後相因，綿延不絕，研究中國社會，不從歷史觀點著手，很難窺探全豹。不讀中國社會史，實不足以了解中國社會。

中國社會歷史，根據最近的考古學知識，至少該從七、八千年前談起。八千年的人類行為，叢脞萬端，不講分期便很難了解演變的大勢，想探討中國社會的性質，簡直是「瞎子摸象」。分期雖然萬分需要，但數十年來這個園地幾乎被唯物史觀的史學家獨佔，造出許多曲解和謬說，污染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面目，我們這羣以自由、獨立研究自豪的史學工作者，如果再袖手旁觀，斂襟沉默，絕對難逃失職的譴責。

唯物史家論中國社會史，祖述馬、恩，將馬克思研究歐洲歷史發展的一家之言，放諸四海，強調中國亦不例外。他們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不但與歐洲的發展合符，而且是與馬克思心目中的歐洲社會發展同轍；碰到明顯不能比附之處，便抬出「東方的」或「亞細亞的」的典型來搪塞。總結他們的研究，演繹多於歸納，空論浮於史實，曲說揚而實證抑；結果，中國社會的進程自然非如馬克思的階段論不可了。於是，幾千年的中國社會「必然」經過原始氏族公社、奴隸制、封建制這三大階段。研究者雖有異說，然其所爭不外這三大階段安放的時代而已。譬如所謂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的時期，有人說在殷周之際，有人說從西周末到春秋初，有人說在春秋晚期，更有人說奴隸制一直延續到兩漢。粗看起來似乎百家爭鳴，其實還是孫猴子的觔斗雲，不論跳得多高、縱得多遠，依然翻不出如來佛的掌心——馬克思那個籠罩千萬人聰明才智的歷史階段論。

中國歷史家應該覺醒了！馬克思到底是一百多年前的人，對歐洲歷史的了解相當局限；而地表上人類社會的發展，異更大於同，用馬氏史論櫟括中國數千年歷史，譬若取一人之履而安萬人之足，要求合適，只有削足而後已。中國歷史家更不可忘記，奉歐洲模式為典範，用來衡量、評論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是十九世紀歐洲本位主義的通病，是帝國主義知識分子的典型心態，馬克思也不例外。那是歷史一時的現象，不是真理，應該揚

棄，更不該奉若神明。原始公社、奴隸制、封建制等觀念不拋開，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便永遠籠罩在五里濃霧中。

揚棄了馬氏的階段論，中國社會史的分期仍然要講，否則祖先數千年締造歷史文化的業績勢非成爲斷爛朝報的爛帳不可。在這裏我們不妨先提出一些假設，代表我們的看法，也是我們今後要探索、印證的方向。

大概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已出現簡單的農莊。經過兩三千年的發展，農莊愈趨複雜；大約在距今四千年前後，中國地區出現城邦，所謂的「國家」於是誕生。這時期大概屬於傳統史家所說的夏朝，開啓「三代」的時代。用〔禮記〕「禮運篇」作者的話來說，前於此者叫作「大同」，後乎此者叫作「小康」。三代城邦也就是傳統所謂的「封建」，大抵維持了一千五百年之久；到春秋中晚期，中國社會又產生一次空前的大變動。經過四百年的醞釀，形成一個「編戶齊民」的社會，以自耕小農爲骨幹，這一點在以下兩千年的歷史中沒有太大的改變。社會是多面的，不能執一以概全，所以我們並不認爲過去這兩千年的中國社會停滯不變。粗略地說，東漢末至唐中期這五六百年間可以看成一個階段，此後至明清之際也算作一個階段。至於晚近一百多年的變動，則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們把中國社會史作以上粗略的分段，只是爲研究的方便，當然我們相信同一階段內，

社會性質是比較相近的，可以發現統一、和諧的共相。然而我們還不敢給任何時代安上一個矚目的通名，這是我們與唯物史觀歷史家不同的第一點；我們並且也相信，中國社會各個時代雖有獨特面貌，但它都具備共同的源流，前後相承，不可以截然分割，這是我們與唯物史觀歷史家不同的第二點。

誠如剛剛說過的，歷史分期只是研究的方便法門，現在最迫切的工作不在爭分期，而應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根據史料，對各種問題作謹慎細密的分析。一旦累積相當可觀的成績後，時期劃分，自然迎刃而解；每個時期的特質自然顯露出來。在分析過程中，任何學說，任何方法，我們都不排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我們不要固執某種方法，也不奉某種學說為典範而努力去證明。歷史家愈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國社會發展的真相才愈能重建起來。

揚棄一切枷鎖後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依然有它的重心，社會結構是我們探討的對象，社會力量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兩者摻和，最終目的還是要發掘社會的特質。這個脈絡把握住了，我們怎麼來的，才有清楚的認識；我們當下處在歷史洪流中的那個地位，才能客觀的了解；對於我們及子孫的遠景乃可合理地推測。

關於社會結構，我們認為家庭家族和鄰里鄉黨是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兩環，前者屬於血緣

的連繫，後者屬於地緣。但血緣和地緣在中國基層社會中又有某種程度的覆合，產生相當巧妙的銜接。由家而族，由族而鄉黨，有時是血緣一脈貫注的，由親而疏，由濃而淡。如果鄰里鄉黨沒有血緣關係，也會產生「假血緣」的連繫，雖非親人而視若親人，整個聚落平時像一個大家族，長幼有序；一旦危急變亂，凝聚得更緊密、更堅固。

社會力量，首先我們要承認數千年來，居絕大多數的農民付出的偉大貢獻。他們在這塊不算肥沃的土地上默默耕耘，養活那麼龐大的人口；他們勤奮、耐勞、刻苦、容忍、備受天然和人爲的迫害之餘，仍然是穩定中國社會的最大力量。這股力量過去太忽視了，歷史家應該莊重地面對他們。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的精神堡壘，他們的歷史意義積極性高於消極性，我們要正面地肯定。古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讀書人到底是數千年來中國社會的燈盞，雖然它的光芒往往是黯淡、微弱的。還有婦女，佔一半以上的人力資源，她們的貢獻正待我們去認識和肯定。

社會結構或社會力量可論者甚多，以上所說只揭發大略而已。本書同仁研究中國社會史，這幾篇論文不過千里之跬步，貢獻極其棉薄。在實證、分析的原則下，披荆斬棘，蹊徑終有一天會成爲康衢。那時的中國社會史研究與三十年代的社會史論戰或三十年來大陸的歷史分期判若霄壤。相信這是所有研究中國社會史的人，甚至是所有中國人樂觀其成的。我輩

固宜自我鞭策，更歡迎有志一同的人來共襄盛舉，更希望學界賢達不吝賜正。



編戶齊民

——傳統的家族與家庭

杜正勝

